

要每一个弟子都圆满，不落下一个弟子，我们做弟子的就得听师父的话，把大家带动好。

几年来，我和丈夫经常骑上摩托车到其它乡镇、村去和那里的同修一起学法切磋、建立学法点，帮助没有走出来或“七二零”前得了法现在已经不炼了的同修。我和丈夫经常邀请县城的同修到我们乡一起切磋交流，大家提高很快。现在绝大部份同修基本都能走出来讲真相了，他们中最大的有七十六岁。有一位六十九岁的老同修，老伴去世了，孩子们不在眼前，他一人种十亩地，还要自己做饭，可是他每天集体学法都不误，无论晚上几十里出去散资料、白天走几十里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他都坚持参加，同修们称他为“阵阵有”。

我和丈夫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慈悲帮助下，在修炼的道路上提高升华了一点，可是与做的好的同修相比还差的很远很远，我们会继续努力、不断精進，做师父的一名合格弟子。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五)

圆容好家庭，走好大法弟子修炼的路	1
新学员“不迟”的修炼体会	4
让神的一面复活	8
心怀慈悲救世人	11
人的形式 神的状态	16
勇气——考验——成熟	22
身在何处都不忘救人	34

圆容好家庭，走好大法弟子修炼的路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一个农村的大法弟子，有幸在一九九六年得遇大法。在近十年的修炼中，大法的威力，恩师的慈悲呵护，在生活中尽显神奇。这也叫我更坚定的实修下去，也叫周围的常人信服、敬佩。

在我刚开始修炼时，经历了一些魔难，这是来自家庭的。我丈夫不炼功，那时他对我恨的不行，打骂不算，还在精神上折磨我，不让我炼功、学法，不让我与学法有关的人和事接触，控制我的一切人身自由。有一次吃饭时，他将碗砍过来，碗打在我脸上，掉在炕上，我脸没怎么样，碗也没碎，他哼了一声说，你还真有能量了，随后便对我拳打脚踢，看我到底有没有能量。

我立刻想起《转法轮》<第四讲>中所说：“你是个炼功人，是不是得用高标准要求你呀？不能用常人那个理来要求你了吧。你是个修炼人，你得到的不是高层次上的东西吗？那就得用高层次的理来要求你。”

还有一次，我刚从炼功场回来，他一拳打过来，正好打在我嘴上，鲜血立刻流了下来，我没感到痛，只是有点麻，周围的常人劝我吃点药，打点滴，我说没事。这样我没吃一片药，也没打过点滴，竟奇迹般的好了，一点疤也没留下，我知道这是恩师慈悲呵护，我才闯过这一关。

还有一年冬天的夜里，天下着雪，他不让我穿棉衣棉裤，就叫我去，吼叫着：“我弄死你，帮你圆满得了。”我光着脚、穿着单衣单裤站在雪地里，我没感觉天怎么冷，雪怎么凉，我藐视魔难，大法能把天地容了，大法弟子也能把寒冷溶化了，魔难就象一粒小小的尘埃，瞬间被溶化了，它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也不是。大约过了两三个钟头，他把我叫回房间，打开灯看冻没冻坏，一看我没怎么样，丧气的说：“还真没怎么样，上炕睡觉吧！”法是宽大的，在恩师慈悲呵护下，我又过了这关。

这是个人修炼的阶段。我懂的这是生生世世的冤怨，是在过关。师父还为弟子承担一些，自己也在还业，我没理由不做好。

“七二零”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弟子，那阵子我感到天要塌了一样，村里一次次找我。家里就更疯狂了，再加上身体消业，好象难特别大，我横下一条心，炼，一定修炼下去，天塌了我也炼，什么也动摇不了我继续炼下去的决心。

这时，我身体出现一次消业状态，两个门牙肿了一个包，越长越大，最后使整个脸都变形了，鼻子和脸形成一个平面，家人慌了，让我打点滴。我说没事，我是大法弟子，这不算什么。儿子说：“妈，你不打点滴那就吃点药吧！要不你和电视剧里《阳光灿烂猪八戒》里的猪八戒一样了。”恰巧婆婆来我家串门，看见我这样也吓了一跳，竟认不出我来了，我安慰婆婆说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婆婆是个炼功人，她让我向内找，是不是在心性上有问题了。

送走婆婆回来后，我开始向内找，同时发正念清除附在牙上的灵体。我刚静下来，就看到另外空间一个淡黄色的灵体趴在牙这个部位上，它长着两个黑米粒般的眼睛。我伸手把它抓住甩出很远，它还是跑回去，趴在那一动不动，我一遍遍发正念清除它，它一点点的变小，最后被清除干净了。在人这边的表现是长包的地方越来越小。第四天就好了，常人觉的不可思议，同时也感到这部法的神奇。

这是我身体上的状况，精神上受到的压力也很大。那时家中的环境也很紧张，村里一找我，丈夫就越逼我。有一次，他拿菜刀把我逼到墙角问我，你还炼不炼了。我没有回答，只是用眼睛看着他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迫害我的魔。他一刀砍下去，我把眼一闭什么也不想了，心一横。他一刀砍在离我头顶一寸高的墙上，一边砍一边喊：“我砍你功柱，我砍你功柱。”我一听就笑了，炼这么长时间的功了，自己都没想到功柱不功柱的，原来魔是看到我另外空间的功柱了，它害怕了就利用家人逼我放弃大法。

通过这件事更增加了我信师信法的决心。同时我开始可怜他，他由于受中共谎言的欺骗而被魔利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果怎么样呢？我开始努力学法、炼功、修正自己，少出一些漏洞。这些事情过去以后，我都在找自己的不足和执著。

《转法轮》<第四讲>中说的：“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

了邪恶组织。

在和老师们讲真相的同时，我先给我们班的孩子们讲，当时我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有好多有利条件。我校给学生穿的校服上有少先队徽，我给孩子们讲明白真相后，孩子们就都不穿校服了。有一次学校全体师生在操场集中开会，全校各班都穿着校服，唯独我们班没穿，看上去特别显眼。老师们也在议论，散会后，校长找我谈话，我就给他讲为什么不穿校服，校长也就没再追究。

二零零五年“六·一”快到来了，往年惯例，要举行入队升旗仪式。我想不能让其毒害学生了。我发正念：清除学校另外空间和校长背后操控他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天天发，足足发了二十多天，到“六·一”那天，学校啥动静没有，校长和老师们说，今天入队活动不搞了。

我班的孩子们都给退完了，我就想办法找机会给其它班的孩子们退，放学后见了孩子们一个一个讲，到我商店买东西的孩子们我就一个也不放过的给他们讲。

今天我们学校合并后，教师多了，学校决定抽几个教师去食堂做饭，我想我担任班主任，给我们班的孩子们讲真相方便，其它班就不太方便了，如果我去食堂做饭，在开饭时会接触更多的孩子，有利于给他们讲真相劝退队。我就报了名，有的老师不理解，放着班主任不当，去干做饭的活儿？可我心里清楚，有更重要的使命在等着我。

在商店为前来买货的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

我们家开了一个商店。我和丈夫都悟到了这个商店是我们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好环境。刚开始时，我们俩都有怕心，不敢都讲，只是挑熟人讲。随着不断学法，怕心越来越少了，正念越来越足了，最后达到了：只要进来的人，都让他明白真相、得到救度。

我办的商店在乡政府所在地，全乡十里八村的人都来买东西，农村人善良纯朴，上年岁的老人们大都是党员，他们知道外面的事少，还是几十年前当时入党时的状态，认为邪党好，建立新中国，为人民谋利益，加上有时也给农民一点小利，如给袋白面啦、减点农业税啦等等，他们就认为共产党好。我们在给这些人讲真相时，首先把恶党的外衣扒光，例举恶党自己腐败、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事实，如：大跃进、文革等。当他们明白真相时都很痛快的退了。三退后，还把真相传单、光盘“九评”等送给他们，告诉他们“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然后把“护身符”给他们带上，嘱咐他们回去让亲朋好友、村子里的人都看看，告诉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得到神佛的保佑。好多人都非常感动，连声说谢谢。

一年多来，我们俩三退数量每月都有一百多名或二百多名以上。

整体提高 共同精进

我丈夫还是我们那一片的协调人之一。我们那一片有三个乡、六七十一个行政村，约五万多口人，最远的村约有一百里，而坚持修炼的同修只有三四十人，我和丈夫都悟到要想把三件事做好，把我们肩负的伟大使命和责任完成好，就得让所有的同修都提高上来，走出来做三件事。师父是

作，开始打印资料，很多技术问题现在自己都能解决；有的同修自己买来二手笔记本电脑，利用下班的时间学了不长时间，现自己能上网下载并发退党声明和稿件。只要我们有证实法的愿望，师父都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有时想想自己真的很幸福，有慈悲伟大的师尊，有那么多可敬的同修，真的没有理由不精进啊。

师父告诉我们：“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精进要旨》<路>）同修们，让我们精进再精进，否则我们怎样去见苦度我们的师尊，怎么去见期待已久的众生！

身在何处都不忘救人

文／河北大法弟子 秀慧（化名）

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家中又开了一个小门店，丈夫也修炼，我就和丈夫一起利用这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救度所有与我们接触的有缘人，下面谈其中的几方面，与同修们切磋交流，不妥之处，望慈悲指正。

在学校救度所有的教师和孩子

我们小学是一所中心小学，有三十多名教师，二百多名学生。我想要救度这些孩子们首先得使教师们先明白真相，把学校的环境开创出来、正过来，再给孩子们讲就畅通无阻了。开始时我先给我们同一办公室里的老师们讲，比较好讲的先讲，讲通了就退。不太好讲的就多讲几次，选择没人时单独讲，或下班后到家里去讲。

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看电子书，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进来了，走到我跟前问：你看什么呢？我说看法，当时我刚买上电子书，也不太会用，我就随便一按键，可好给按出《九评共产党》来了，我马上说：快来，我给你念一段。念完后他说说的挺对，我说这上边说的都是真的，一点虚假都没有，你看共产党干的这么多坏事，天要灭它了，跟着他干什么，快退吧。他听后马上表态：退吧。

在给老师们讲真相、劝三退中，开始也是很难的，刚开始时我想先给校长、书记退，领导都退了，下边老师们也就好退了（其实这是人的观念），结果给谁讲谁不退，这时我有点信心不足了。现在这些当官的，大多数都被迷在名利当中了，要救度他们真是不容易。我和丈夫反复切磋还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丈夫说：我和你一起去讲。我们俩学法后，从新调整自己的心态，以真诚、善良、平和、慈悲的心态，到他们家里去讲，和同修切磋，让和他们熟悉的同修也去讲，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的他们都退了。

在和老师们讲真相、劝三退时，看到有的人怎么讲也不明白，想到如果他们不退出来，到劫难来时怎么办时，我不由得泪流满面。有好几个老师看到我哭了时，就表态退了，还和其他的老师说：人家为了救我们急的都哭了，我们快退了吧。到今年夏天，我校的三十多名教师全部退出

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三得。你是个炼功人，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吗？一举四得。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

我心里真的感谢他，多年来帮我提高心性、消业、长功……可我却对他抱有歉意，我暗下决心把他同化过来。我刚有这个念头，他那边又火了，说：“要么离婚，要么你就别炼了，我还弄不过你了。”这时我知道另外空间的魔是看到了我的心思，怕我把他同化过来。我默默的发正念，清除它，解体它，我坚信恩师慈悲，法能圆容一切。

最后他软了，叫我几岁的儿子跪在我面前求我，让我放弃大法。我当时意识到魔又变招了，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我默默的发正念解体它。我默念：你不配一次次的考验大法弟子。我没有动摇。邪恶解体了，丈夫也软下来了，坐在炕上摇着头说：“真没办法了。”

我知道这次魔又败下阵去了，不管软硬都没改变我坚定修炼的决心，我还照常学法、炼功。每当发正念时，我都加上一念，清除阻碍他得法的一切因素。在以后证实法的日子，他开始帮我挂条幅，送真相小册子，也开始看《转法轮》，背《洪吟》。他虽说做这些是为了保护我，但我知道他明白的一面清醒了，他是为法而来的。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有一次他在外边喝酒回来，和我说一下当天发生的事。当我听到他心态不正确时，我善意的告诉他，这些年来我一直有意识的引导他站在法理上看人、做事，让他不修道已在道中。他听后却翻脸了，指着骂我。当时我正在看书，他抓过来就撕，一边撕一边喊：“找我来呀！我不怕。”我默默发正念解体他身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

事情没过几天，他骑摩托车出门，被一辆四轮车给撞了，摔出去二十多米远，当时正是村里给安电表，在场的有几十人，人们吓呆了不敢上前，胆小的还往后跑。人们小声议论，不知撞什么样呢？这时他起来摸摸脸没有血，活动活动身体没撞坏，可一看车子撞没形了。回家后他有所感悟，前几天说错话了，事也做的太过了。他试探的问我，你说我咋出这事呢？还没啥事。我说：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你生气时不控制点自己，还敢什么都说，把书也撕了，这是给你一次教训，因为你平时为讲真相做过很多事，常人做证实大法的事是有福报的，是师父慈悲又给你一次机会。

从此以后，他变了，开始尊师敬法了。事后有人问他，你炼法轮功吧？他坦然的回答：我炼啊！随手摸出护身符说，要是没有他，我早就那边去了，法轮大法真好啊！听到这些话我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一个生命懂的法好，并在洪法、证实法，他有光明的未来了。

还有一次，我和丈夫去亲属家串门，当时屋里有几个人唠家常，其中小妹说生活怎么苦啊，夫妻怎么别扭了。丈夫接过话题，从怎样看待生活的苦和要用你的善念感化他人，怎样归正他人的不足。要把心放平和了，慈悲看人、做事等等。最后从脖子上摘下护身符，送给小妹说：“这是避邪的，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有福报。”然后又对

小妹说：“你退队了吗？”她妹说，没呢，你给我退了吧。在旁的几个人都争着退了。

在回来的路上，丈夫跟我说：没白来吧！又救几个。我问他护身符怎么送人了，你舍的吗？他说：“我懂的法好，还会背《洪吟》，有危险时我背《洪吟》，不戴也没事，她可不一样。我们不能把好的留给自己吧！”听了这些话我流泪了，他醒了，我在心里默念：恩师啊恩师，是您慈悲救度才让生命在升华，我感到天大了，花、草、树木在笑，笑生命回归的伟大。

以下一首诗是我丈夫在有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言行，觉醒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在一次梦中所见所悟而写的：

梦境

身背大法轮，洪法满乾坤。

恶人变善人，善人炼法轮。

修炼真善忍，将成佛道神。

这件事在没写前，我曾有一段时间为这件事生出欢喜心来了，在写之前还在想写还是不写呢！最后还是下决心写了出来，同时把欢喜心去掉。

新学员“不迟”的修炼体会

文 / 长春大法弟子 不迟

伟大的师尊好，各位新老同修好：

我来自中国大陆——东北长春，我给自己取名叫“不迟”，是因为自己得法比较晚，以此来提醒自己更加精进，当师父来接我们回家的时候，自己不要迟到。感谢师父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在网上与同修切磋，我真的很高兴。下面是我得法一年多来的修炼体会，我把它写出来，要说的话太多了，我只是捡重点的说吧。

（一）得法实修

一九九二年大法就在家乡开始盛传，而我却与他擦肩而过。在我的头脑中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迫害开始后，邪恶制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我也毫无印象，真不知道当时自己在忙些什么。

二零零零年我到山东济南，住在一个大型国企家属区。那里是济南市修炼法轮大法人数最多的地方（后来才知道的），遗憾的是，我又一次错过了。直到二零零四年十月份搬迁到新的地方，终于同修甲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我没有对大法的了解和认识的过程，得到宝书之后，就好比是插头找到了电源一样，瞬间迸发出灿烂的火花。值得高兴的是，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同修甲那里都有。感谢上天对我如此厚爱。我一本不落的把所有的大法书通读了一遍。读着书上清晰、深刻的法理，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的。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凭着自己的悟，开始了我的修炼道路。通过不断学法，大法的内涵不断的显现，一个新我诞生，同事、亲朋好友都说我变了。我心里明白，一切都是师父慈悲的点悟。

（二）去执

欲、变异思想、暴躁、发怒等恶的一面和生气、着急等人的情。我们时时事事是符合“真善忍”多一些，还是符合人多一些？我们为什么还唠那么多常人嗑？为什么对一件衣服、对一个人还有那么重的喜恶？为什么在心里对这人那人还有远近之分？师父除了给我们讲法，很少说话；师父对谁都那样慈悲和祥；我们的师尊一举一动都那样高贵美好。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应“怀大志而拘小节”，我们站有站像坐有坐像了吗？我们说话语气、方式怎样？我们的第一念想的都是别人了吗？我想我们要注意了，我们得向我们的目标靠近哪。

（四）圆容无漏。宇宙的最根本特性是“真善忍”，这就是师父造就宇宙的法，是所有生命存在的道理。至微至洪的生命遵循这一法则，生存于不同的层次，我悟道生命意识中最大成度的放弃就是最大成度的溶于宇宙特性之中。完全无私的生命，成就着庞大宇宙中数千万的小宇宙，而这小宇宙之大连神也无法想象。每个小宇宙都有自己成就宇宙的理，但都得符合“真善忍”，而小宇宙与小宇宙之间，没有你的理和我的理之分，才符合了他们存在于大宇宙的理。师父讲过：“只有一个人修成了，我叫这个人成就宇宙”（《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今年年初，我身边同修被同修们在背后说来说去，动机都是要帮助同修，说的也不一定全都是错的，但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一个神能和另一个神说第三个神不好吗？看到同修的不足，两个人当面善意指出，即使同修当时不接受，也不应把同修的不接受当罪状再和其他同修说，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加重了同修的不好物质。当然这一切都过去了，同修在解体邪恶的骚扰后，坚定的走了过来，又做着自己应该做的。

（五）人人都是资料点。现在我们几百位同修，有多个上网点和资料点，但还没有做到遍地开花。有的同修家有电脑，但没有利用上，我们搞技术的同修可以多帮助他们，先给他们在U盘上拷每周的资料和无影无踪软件，先自己看，破除他们年纪大对电脑不了解的情况和观念，这样也能加快传递，增加信息量。因为现在我们这儿每周的资料只送资料点，我觉的有点浪费资源。当大家都熟悉电脑后，相信会有更多同修参与到做资料中来，切实做到，人人都是资料点。这样也能减轻做资料同修的压力，毕竟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事情多，只能将学法炼功和睡觉的时间减少，因为有那么多同修等着，做资料的同修是很难保证自己正常修炼的。法学的少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功也炼的少，忙于做事，离法越来越远，邪恶就会钻空子，而干扰我们。

有很多人觉的电脑很复杂，其实不然，装系统装软件是最复杂的事情，但四张光盘就够用了。一张能格式化C盘的有DOS的光盘，一张WINXP操作系统的光盘，一张有WORD打文章的OFFICE软件光盘，前三张都可到商场去买，一张将我们网上下载来的软件刻录成的盘（上面有防火墙，防毒软件，阅读器软件，解压缩的软件，无影无踪软件，清除专家，破网软件），按提示装好，你就可以上网或做资料了。很多搞技术的同修都有这些软件，刻一张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要想学什么，真的是很快的，因为我们是修大法的。有的同修从未摸过电脑，三天就学会了基本操

外，就想我是神，去的是神的家，一切物质都起正的作用。也明白了即使有邪恶的假相，也要发正念主动清除，做大法弟子该做的。现在更明白了人从来就没说了算过，有干扰，是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看到我们有不符合法的人心，他们利用有不好观念的坏人干坏事。没有了邪灵烂鬼的控制，即使警察又能干的了什么哪？一个人又能把神怎么样哪？“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是常人中的一种邪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转法轮》）“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精进要旨》〈路〉）

只有学好法，同化法，一思一念在法上，一言一行符合法，逐渐改变人的观念，从新在思想中形成人的正念、神念，直至完全修成神念，才能更好的履行大法弟子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啊。“何为神？人心无存。”（《洪吟》〈人觉之分〉）

成熟——从人修成神

近一年，我片同修从整体上，都加强了自身修炼，有的同修改变了从形式上做三件事，而法理上提高慢的不正确状态，而从根本上改变着自己。

自从师父《2006年加拿大讲法》发表后，我再次认识到修好自身的重要性。可只坚持了几天，就又忙于做事。以至于学法学不完一讲，一星期只炼了很少几次功，而且一天也没炼全过。身体出现病态，并持续了一星期，这是修炼八年来从未有过的。自己心里明白这种状态不对，做不好自己心里也很苦。结果遭到邪恶骚扰，才沉下心学法、发正念。在周围同修的连续发正念解体迫害阴谋和自己正念抵制下，破除了邪恶送我去洗脑的阴谋。

再也不能拿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了，“保持大法的传统，维护大法的修炼原则，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

（一）时时修心。“因为他不是单一练武术练的，完全是超出常人层次的了，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得按照内修功法去修。”（《转法轮》）常人要想修得高功夫，只练不修也是出不了高功。我们在大法中修炼，有更高的目标，肩负着宇宙的未来，不扎扎实实内修，我们怎么圆容师父给予众生的最美好的一切。敷衍的一念、逃避的一念、偷懒的一念、依赖的一念，在放任着我们的人心，不是在靠近新宇宙的生命，而是在旧宇宙（剩下的给我们修炼和救度众生留下的一点点空间）中痴迷。

（二）珍惜时间。就象我们很多同修都经历过的一样，早晨起来，醒了，有点困，再睡一会儿，结果一睡就是一小时，“我们这边空间的一个时辰，就是现在的两个小时。而在那个大的空间当中，我们这一个时辰就是他的一年，比他的时间反倒慢。”（《转法轮》）“举目望青天 洪微皆是眼 上下聚焦处 大道行世间”（《洪吟（二）》〈大道行〉）。这一刻真的“值千金，值万金”啊。

（三）做到是修。如果只是人在学法，而不是在各种环境中事事同化法、不断用法更新自己，就没有证实“真善忍”，就不能放弃人的私

修炼前，失败的婚姻没有让我相信自己要向命运低头，反而激起我对生活的希望。我对自己说，凭自己的实力下次一定找一个有钱、有车、体贴、关爱……的好丈夫。带着这个愿望我在人海中苦苦的追寻，我的标准是：只要能满足我的要求，做妻子，做情人都是“幸福的”（变异的思想是如此可怕）。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还在无知中造下这样那样的业力。

得法后，师父的教诲我时时记在心中。做人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全都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一目了然。大法让我体会到堂堂正正的做人好幸福。然而又岂止是这些呢！就在得法后不久，我一直追求的东西找上门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工作中我认识了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四十岁的人也算得上挺潇洒的。他直言不讳的告诉我他想找个情人，而且他看中的人就是我。是上帝的恩赐，还是命运的捉弄？什么都不是。是考验来了！因为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了！于是我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变异的想法会给你带来苦难。”他似懂非懂的离开了。过了两天他又来了，他说如果不和我做朋友是他最大的遗憾。那么好吧，我就把师父的法理请出来，告诉他“得与失”的关系、“业力的转化”，告诉他现在的富有是自己的德换来的，做人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他听的很入神。

又过了两天，他又来找我，他说听我说话比上十年学还要受益，并且叫我不要误会，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念头，只是想听我说话。在谈话中我知道他是党员，就对他说：“一个人要是没有未来，钱再多、车再好也没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退党。”他高兴的同意了，临走时他说：“这么多年，我就碰到你这样一个好人。法轮功真的很好，谢谢你，以后就不再来打扰你了。”一个生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救了！他对应的天体也得救了！当然，在我思想深处那些不好的物质也不存在了。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看到师父笑了。

（三）子时发正念，师父连着叫了我两天

其实我刚刚得法的时候，发正念就感到手掌发热，一股能量向上冲，可是由于求安逸的心理，半夜不想起，子时的正念有时发有时不发。一天晚上睡的正香，忽听“啪啪”的敲门声，一边抱怨谁这么晚了还来敲门，可是问了两声没人回答。回头一看表差五分钟十二点。既然“赶巧”了就发正念吧。可叹悟性之差。连着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终于悟到是师父在叫我，于是双手合十：请师父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让您叫我了。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子时的正念我从没落下过。我更加明白了、认识到了发正念的重要。

（四）求安逸，师父打了我两下

就在半年前的一天中午，吃了午饭后，人的惰性上来了。刚刚睡下，清楚的感到身上被抽了两下子，“唵”的一下子坐起来，耳边一个声音说道：“没有时间了，还不多看书！”悟到是师父在为我着急了，于是坐起来静心学法，以后也不再午睡了。“不迟”谨遵师父的教诲“多学法”，因为学法多，事事按照法理的要求去做，同修们都说我上的很快。

（五）双盘

得法后的第一个梦就是双盘。慈悲的师父来到我的梦中教我双盘。师父盘一次让我盘一次，在梦中我也盘的和师父一样好。可是在现实中却一点不争气。一说炼静功就头痛，腿硬的象‘高脚炮’。一天，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从别的地方消业吧，比如牙疼什么的，只要不盘腿就行。”你猜怎么样？下午我的牙就开始疼了！我想：我挺得住，是师父帮我消业了。可是，一会儿比一会儿疼，直到我在床上打起滚来，最后汗也出来了。我想起上午说过的话，悟到是自己那一念错了，赶紧说：“师父我错了，还是盘腿吧。”话音未落牙已经不疼了。师父说：“是你自己要的，别人就不能管”（《转法轮》）。后来还是在梦中，还是师父教我双盘，醒来后心想：师父这样为我操心，要是盘不上腿怎么对得起师父呢？于是下恒心炼盘腿。在恩师的加持、鼓励下，在同修的带动下，“不迟”现已能突破一个多小时了。

（六）十几平米的小屋是我救度众生的好地方

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责无旁贷，晚上我和同修一起出去发传单，一爬几栋楼，在师父的呵护下，一路发着正念出去，从没出过差错。师父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工作也帮了大忙，我是做服装工艺的，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有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在这间小屋有多少生命得到救度已经不记得了。左邻右舍，退团的退团、退党的退党，每一个上门的顾客都是有缘人，都是要救度的对象，有的顾客一进门就说：“你这小屋怎么这么好啊！”其实按照常人来看，有什么好的呢？因为做服装嘛，满地满屋子都是零乱的布头和线头，尽管平日里我尽量保持清洁。可是我看的出来，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觉的这个小屋真好。我更加明白了“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道理。师父说：“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转法轮》）

（七）我们的资料点

在明慧网“遍地开花”的倡导下，“不迟”和另外几个同修一商量，建立了我们当地的资料点。由我负责每周的真相资料、小册子、不干胶和周刊的制作。经济上有条件的同修说：“缺钱时跟我说，保证不会耽误正事。”这话让我心里热乎了好一阵子。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学法，相互促进，有事共同切磋、商量。师父说：“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转法轮》）当我们真的形成一个整体做到圆容不破时，邪恶看着都害怕。做起事来更是事半功倍。

（八）背法

师父说：“根基为先天之条件，正悟为上士之慧因。存真善忍心中有道，修法轮大法可圆满。”（《洪吟》〈学大法〉）我想：如何做到“心中有道”，只有把大法全部装在心中，才能一思一念、时时刻刻用大法来衡量自己。

“不迟”在众多同修的带动下，从二零零五年十月份开始背法。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背过了第一遍；第二遍用了二十八天；第三遍用了二十天；第四遍用了半个月；第五遍每天背一讲。现在正在背第六遍，这一遍

间的邪恶真的是虎视眈眈哪。有位住在市区周边的同修，修的很扎实，虽然在表面条件上看，她不适合上网，但为了按“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原则做，为了减轻同修的压力，她自己上网了。我去她家里帮着安了基本设置，只教了一两回，从没上过网的同修和孩子就能自己上网下载资料了。除了电脑故障外，这位同修一直在上网下载资料，做资料。她的那份纯正、那份纯净，促进了我，也促进了很多同修。和她一起交流后，有很多同修走出人来，参与到证实法和讲真相救人的行列。后来她和她周围的同修做“三退”，做的广泛而深入，每个星期都退好几百，有一条集市卖东西的，都让她们给讲退了。

在同修的加持和鼓励下，我准备上网。邪恶看到了我有做什么事总是决心不够的弱点，进行干扰。本准备晚上要上网，下午却有消息说单位的邪恶要对法轮功学员怎么怎么样。晚上，我想来想去，也想到会是邪恶故意干扰，但为安全起见，还是放弃了上网。而到第二天也没人找我，我知道我上了邪恶的当，但我也很清楚根本上是我还不够纯净。但正如后来师父讲的那样，我们在修炼中碰到的都是好事，碰到的坏事也是好事，可以就此提高了。后来是哪一天上的网，已记不得了，但上网心态却是一个大改观，只记的上网时，只想着师父，师父和我在一起，要不就是想着正法口诀。后来也和同修一样，在上网前先发正念，过程中有时会有不好的念头跑出来，我就立刻针对这个念头解体它，并请周围所有的生命，网络所有的生命在正法中起正的作用。现在意识到，其实不是上网怕不怕的问题，是修的问题啊，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动的是神念，世上的一切怎能约束的了你，又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哪，那时还是把自己当成了人，承认了邪恶的存在。

本来一念就能走过来的关，却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想起来，当时真的被旧势力的假相吓唬住了，被维护人中安逸而产生的怕心束缚住了，没有神起来啊！整天想着正念、正念，可一遇到事就又用人的思维人的方式去解决，完全忘了自己修好的那一面，忘了自己是师父看护的大法徒。“考验面前见真性 功成圆满佛道神”（《洪吟（二）》〈见真性〉）。

有一段时间疑心、怕心较重，主要是怕自己被跟踪，因为自己要去资料点，怕给同修带来危险。有一次，协调的同修找到我，让我去做资料同修家看一下机器，我去了，可总觉得的后边有人，到那栋楼时，两只小狗朝我又跑又叫，我没有下车，又骑回去了，想让同修捎个话就行了，同修说没事，你必须得去。我一看没有退路，就放下一切的去了。还有一次到同修家门口，对面开来一辆小车，我仿佛看到开车人臂上有警察标志，但我已到门口了，就进了单元门。和同修说完事，我出来，那车就停在单元旁边，里边还有人，因视力不好，也看不太清楚。我骑车过去后，越想越觉的不安全，就在那发了几分钟正念，告诉自己必须对同修负责，必须回去告诉同修。我回去后，那车已开走了。我上楼和同修说，同修根本没当回事，说那是假相，我们一起交流，也很大成度的转变了我的观念。

后来再去同修家除了发正念解体周围环境干扰证实法的一切邪恶

而是更加疯狂的迫害好人。二零零一年后，我地同修开始向当地百姓讲真相。我们自己编写给有缘人的信，编写揭露邪恶谎言的传单。有同修开始组建资料点。刚开始大量制作光盘、条幅、传单，就由于运资料同修出事，资料点被破坏，多名同修被抓，有同修至今还在监狱受迫害。后又有几名同修组建起资料点，我认识对外协调的同修，从她身上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为了保证资料点的顺利运转，她有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为资料点发正念，发的能感觉到整栋楼都亮亮的。她总是乐呵呵的东一趟西一趟，采买着资料点的耗材、资料点的所需的物品，送出一箱又一箱的资料。她把自己的钱都用在资料点，连件新衣服也不舍的买。和她为数很少的几次交流，为我后来做好证实法工作具有特别大的启发和帮助。她的鼓励，也使我消除了对做资料的神秘感，从而主动的做自己能做的事。后来我一直做与技术资料有关的工作，同修也象当时我羡慕资料点同修一样的，时不时表扬我，但我从未觉的自己和别的同修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所有问题到了大法弟子这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好象很简单哪？其实是我们有师父，法打开了我们的智慧。而今世大法弟子拥有的特长、技能，都是为了今天正法而用，为今天圆容每一个证实法的粒子团而用，如果不能充份发挥，就对不起师父，辜负了为炼就这一切而生生世世结下的缘。

二零零四年春天，资料点同修在出外证实法时，被邪恶绑架，抄家。人员损失很重。我们这一大片几百位同修的资料来源有了困难。幸亏同修及时协调，先从其它点取资料，没有影响证实法。

有一天，一位同修来找我，想带我去学上网。我很高兴，心里感谢师父。因为那两天自己在想着要做点工作，弥补资料点遭破坏后的损失。我们去的是一位不做资料的同修家，只是自己上网看明慧。我们打开电脑，连上网络，用鼠标双击一个破网软件图标，几秒钟就看到了明慧网。天那，一直把破网想的神秘莫测，原来如此简洁。我又一次感受到大道至简至易。我复制了无界破网软件，准备回去试试。

二零零四年七月，我们开始自己上网下载资料，用家用小打印机打印样稿，然后复印。由于自己没有安排好学法、炼功和做事，有点过份依赖技术、研究技术，越看技术文章越觉的自己的电脑这有漏洞那有问题，疑心、担心的心态代替了最初的纯净心态，这里人在上网，脑子里想的却是那边有没有网警。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十一月初，一次从网上下来后，发现U盘里的东西丢失了，这更加大了自己的担心，有两位搞技术的都说这种情况象病毒造成的，但由于自己学法跟不上，正念不足，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想邪恶的邪念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而演化假相干扰。我中止了上网。

由于师父的慈悲安排，我片同修稳定的到其他同修那里拷来资料，使证实法的形势比较稳健，没有因个人状态不好而影响讲真相救众生的整体进程。这也是我惭愧之余最感动的，同修们没有一句埋怨，只是一再提醒我多学法。

由于很多片都到一个地方取资料盘，给同修造成很大压力，另外空

是连着背的（以前的几遍都是一段一段的背）。在背法中我的体会是：整个人都溶入了法中，大法里面那深刻的法理、博大的内涵的展现，那精深的一切用语言真是无法表达。师父说：“人体在另外空间的演化过程是相当玄妙、相当复杂的，……”（《转法轮》）我想：只有你去背法，才能体会到的。因为在背法的过程中，身体的变化是相当大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爱照镜子（快成执著了），在讲真相的时候，年龄与表面的差异使很多人要看我的身份证。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想青春常驻就快点修大法吧。写到这我想起佛教中的和尚背经书，这部宇宙大法要是不把他背下来，我说那才是真亏呢！背法需要恒心加毅力，“不迟”希望每个同修都能做到“心中有道”，一位七十岁的老年同修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她说：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和“蚂蚁啃骨头”的劲头，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九）看同修的状态所想到的

在我身边有不少同修，他们各种状态都有：学法不炼功的；炼功不学法的；因悟不到法理而着急的；悟到法理而做不到的；还有在家学法炼功而走不出来的等等等等。

最近，因为一直在督促没有背法的同修背法。在这段时间里，经常听到同修的唠叨：有的说我脑子不行；有的说我记忆力不行；有的说我环境不行；有的说我家里人多条件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想说的是：同修们，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承认自己“不行”了呢？邪恶听见了，他会不会说：“听见了吧？他自己都说他不行，他怎么能行呢？”那么你无意中走了谁的路了呢？师父说：“过去道家或单传的法门讲师父找徒弟，不是徒弟找师父，……”（《转法轮》）可是今天的大法徒，你不承认是师父把你找到的吗？师父说：“这一切都是相当久远年代就已经安排好了的。”（《洛杉矶市讲法》）那么，既然是师父选择了我们，而我们却说自己这不行、那不行，我们把自己的位置摆在哪里了呢？当然，你可能觉的你哪方面有点差，也可能是一种谦虚。但是我想：在我们没有显示心的情况下，我们真的不能说自己“不行”，因为我们是师尊的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全宇宙众生都羡慕的生命”！我们应该说：我行，别人行的我也行；别人不行的我也要行；在正法的洪势下，哪里需要哪里行！因为面对你的责任、你的使命、你的最终目的地，不行也得行！

（十）前面的路

“不迟”修炼的路走了快两年了，在师父精心的呵护下，在同修间的关爱、摩擦当中，在正悟的法理中，在愿意、不愿意放弃的执著中走过来了。苦中有乐，乐中也带着忧，乐的是千年的等待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忧的是无量众生被谎言欺骗还迟迟不能得救。

“不迟”知道，前面还有路要走，还有多少坏东西要修下去，回顾这短暂而幸福的两年，在这条路上留下了我坚定、正直、永往直前的脚印，以后更是这样。“不迟”只有一颗向上的心。同修们：作为一个弟子，师父要的是我们向上的心；作为一个孩子，父母在天上等着我们回去；作为一个

未来的法王，我们的世界里那无量众生在期盼！让我们共同精进，堂堂正正的回到属于我们的地方去！

让神的一面复活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底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六十一岁。经过七年多的正法修炼，在慈悲的师尊呵护下一路闯过来，有许许多多的感受。在大陆网上法会召开之前想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一、让神的一面复活

由于我们长期在世间形成的固有的一些观念、人心，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让我们神不起来。有了这么一双制造假相的眼睛，整个人掉在迷中来了，被它迷惑着，又很难自拔。师父在经文《人觉之分》中说：“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在《转法轮》中师父指出：“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象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在这个大染缸里一生做了不少坏事。修炼后，是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了出来。

通过不断学法，我明白了什么是真修弟子，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使自己逐渐神起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修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的身体所有细胞都被这种高能量物质给代替了，你想一想，你的身体还是五行构成的吗？还是我们这个空间的物质吗？”“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我明白了师父讲的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的法理，我想我们不在这个空间了，这个空间的一切都制约不了我，邪恶迫害我，它不配，它也够不着，我是神！

同时我也明白了师父给我们推到具有自己能保护自己的能力的位上去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我想自己就可以保护自己了，但必须达到标准。

明白了法理，我的心坚如磐石、坚不可摧。师父啊，您都已经讲的这么清楚了，谁还说不明白、不会修，我想那都是借口。师父看的就是这颗心，自己能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场合，每时每刻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把自己溶在法中，也就是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也就是神的一面在复活。

如果发出的每一念都是“神念”，这就是神，有时没有做好，但马上能意识到，心想：神能这样做吗？给未来能留下这个吗？立即把不符合标准的念头与自己分开，这不是我的，立即清除、马上纠正、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的提高升华，这就是修炼。“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

修，到马路对面静心想想。我们来就是证实法的，怎能就这样回去。又打车回广场。还没到前门，车就不能走了，人山人海。听说广场戒严了。我们急切的找去广场的路但都不让进，在前门附近遇到从义县来的同修，她们车到的晚，来时已进不了广场了。估计有很多和我们一样走出广场又回来的同修。下午才撤消戒严，我们走进广场，坐在准备看降血旗的人群里，如果有同修站出来，我们就一起站出来，看的出当时有很多是同修。可一直没有人动，我们决定回家。坐在回程车上，我深深感到修炼的差距。为什么缺乏主动证实法的勇气？为什么怕自己圆满不了？当时真是一手抓着佛不放，一手又抓着人不放。

十月一日的上千人证实法的行动，震惊了海内外，我认识的多名同修因为有“出来了就要证实法”的决心，而参加了证实法。有的把六岁的孩子托给同修，自己闯进去和同修们坚定的站在一起；有的同修头发被恶警拽下一大把，鞋也拽丢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周围同修又陆续到天安门广场证实法，我一直在寻找同去北京的同修。一位同修恰好想到我，我们两人决定搭伴进京。这一天还有其他同修分头进京。我还是有怕心，没带条幅，去过一次广场证实法而没带条幅的同修，这次是一定要带条幅的。同修将条幅缠在腰上。因为听说在北京附近有检查的，我们商量好，能走到哪就在哪证实法。第二天上午，我们把身份证邮寄回家，就向广场走去。看到有几名恶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抓打同修，资料散落一地；那边又有同修喊“法轮大法好！”警车又冲过去，将同修带走。当时没有怕心，但也没有除恶的念头。只想着我们要怎么做。同修说你拽着我啊。我答应着。同修高举条幅，我们同时喊着：“法轮大法是正法！”……几秒钟，便衣反应过来，跑过来一下将我的胳膊反背过去，还抓住我的头发，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可能是那份纯净让他知道了他的凶恶，他松开手，眼里没了刚才的凶光，拽着我的衣服，将我送上警车。那时在广场邪恶一大轿车一大轿车的抓大法弟子，先送公安局。同修们一路背诵《论语》，制止恶警打同修。到公安局，报姓名的站在一边，不报姓名的站在另一边，警察先问同修，同修不回答，径直往前走，问我时，我平静的告诉他：大法弟子，他没听清一样的问我：什么？我又告诉他一遍：大法弟子。这下他听清了，把我推到不报姓名的同修那里。院里、地下室站满了大法弟子。背法的声音此起彼伏，震撼天宇。我很依赖同来的同修，可恰恰将我们分到郊区的两个派出所。两天后，我们分别回到家乡。那时大法弟子多的邪恶都没地方放，很多同修都顺利返回。

我们附近的同修有百分之八十都走上天安门证实法。为了卫护宇宙真理，为了世人和众生的未来，大法弟子们没有放不下的东西。三次走出家门，选择了做大法弟子，只此一念，师父每次都帮我拿掉了物质，每次都感到快速提高。同时，在关键时刻暴露出自己的执著和不足，使自己更清醒的认识到修炼的严肃。

考验一一履行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在经历了进京、天安门表达心声后，政府根本就没有改过的想法，

亮，象火烧云一样红，然后听见空中传来师父的声音：“宇宙啊”只听见三个字。然后又有一个大空场，天很黑，下着雨，我和同修大姐坐在南边在学法，突然排队跑来一队警察把场地包围，还把我们推到一边。场地中间是一长条桌，意思是谈判还没有开始。早晨醒来，想去还是不去，但想到邪恶要审判大法弟子，不能不去。我们不能让他们审判。放下人心与情的牵挂，毅然走出了家门。在北京没有找到先来的同修，有点不知怎么办。晚上住在宾馆，梦见四个字“四通八达”。第二天去找北京同修。由于集体学法炼功环境已被破坏，这次六位同修在一起很不容易，大家一路切磋交流修炼体会。找到北京同修后，北京同修说还没有开庭，建议我们先回去。

这次上访，我市同修走出来的很多。我们回来后听说我市三十多名同修在去北京信访办途中被绑架，后送回我市，被非法送进看守所。

十月二十七日，上次一起去北京的同修来找我，说邪恶要定“×教”，我们得去北京。因为在法理上不明确，再有工作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就没有和同修同去。去的同修也是连信访办的大门都没见到就被绑架了，送回本地，这些同修也被非法送进看守所。现在想起来，自己没有对同修负起责任来，没有和他们交流为什么去北京。当时我模糊认识到，有的同修有怕被落下的心。当时自己也有，但被更正的念头压下去了。当然大多数走出去上访的同修，是抱着一颗证实大法好的纯净的心。有的同修走出去时的心态很正，只是在过程中用人心对待，把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而被坏人迫害的很严重。

二零零零年八月，师父的经文《理性》发表后，大法弟子整体开始了理智、智慧、慈悲的证实大法和救度世人。在看到《理性》经文的当天，正好有证实法的机会。我在帮同事写稿时，同事为感谢我，给我也要了一份奖品。我想帮人是应该的，正好借此机会告诉人们，我还在修大法。于是到办公室去退奖品，和办事人员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帮别人是应该的。回来后，心里很踏实，因为那时人们都怕和法轮功沾边，我敢说我是修大法的，就是说明大法好。那时我周围同修也在以各种方式证实法，给亲朋好友讲清电视上都是谎言。给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写信，虽没有署名但都是自己修法轮功后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呼吁制止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早晨我和两名老同修第一次走上天安门广场。那天广场有二十多万人，估计大法弟子有上万人。来时有同修说六点有证实法的行动，可是六点过去了没有动静，当看升血旗的人们散去后，我们遇到了同修，同修说看样子没有活动，我们先走吧。我们很失望的往外走（其实是当时自己的心态不到位，没有主动证实法的心，才会遇到要回去的同修）。走出广场，我的心已不纯净了，还生出点怕心，就随着同修进商店，给家人买衣服。有同修想回广场看看，我拎着一堆衣服，觉的自己也不象证实法的样，就决定回家。大概九点钟，我们打车去车站，路过广场时，见旗杆周围有一群人，外围有警察之类的人，静静的，天灰蒙蒙的。当下了出租车时，我意识到回去肯定是不对的。我叫住俩位老同

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我想我们发出的愿望和想法一定要是正念、神念。

在证实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神迹，感受到大法的威力，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呵护着我、鼓励着我，使我增加了信心。同修们一定也有同样体会。比如：

（一）二零零零年农历新年，大年初四晚，在出去做真相过程中因坏人跟踪被非法抓到派出所，当时我心一点没动，不停的讲着真相。警察打算第二天将我送到区公安分局处理，派一个警察监视我，安排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第二天早晨四点钟我在椅子上炼完静功，我想：我不能呆在这里，我还有我要做的事情，并发了一念：师父啊！把它们的眼睛、耳朵都封上，弟子要出去了。那时还不懂发正念。瞬间，坐在我对面一米多远的警察打起盹来了，一会儿脸向后一扬竟打出呼噜。我乘机走出房间，走到楼下，只见坐在门口把门的警察趴在桌子上，走到他身边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睡着了。我透过他身后的窗户看到屋里床上还睡了一个。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堂堂正正的走出来，汇入正法洪流中去。

（二）师父提倡讲真相要遍地开花，我在同修帮助下也建立了一个小资料点。在前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一进家，见卫生间地上摆着盆盆罐罐接水。我老伴说：“天棚下扣板里的自来水管已锈漏了。”我看到水顺着扣板淌，导致多个地方滴水。她要找物业来看看给修理一下。

我想物业公司来人，我的机器就得停，这对我做资料是严重干扰。我是神，我要抑制住它，不允许它漏水。我让我老伴把地上的盆盆罐罐收拾起来。她说：“行吗？”我说：“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并对漏水的地方向它讲：“宇宙在正法中，你也是为大法来的，你不要干扰我救度众生，你应该选择一个好的未来。”这时水马上就停了，一滴也没有了。现在时隔二年了，再也没有滴过。让我老伴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三）发生在做真相设备上的神奇事情更多。在明慧网上大法弟子们也都介绍了不少。我真是深有体会，感触多多。我认为它们都是为大法而来，都是法器，它们和我是一个整体。我学法、发正念、炼功都在它们跟前。有时我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给它们听：“我们为着众生而来，助师正法何惧下苦海……听那普天的颂赞，万古的机缘撒满天地间。”它们真是好福气啊！

它们也不负众望，打印机打出的资料份数已超过常规三、四倍。有一次刻碟机四个口只有两个在工作，我问了同修，都说：“它们干了这么长时间了早就该换头了，卸下来买几个换上吧。”

我想大法是超常的，常人的理控制不了我的法器，因为我们不在这个空间，只能我们抑制它们。我抚摸着设备和它们交流：“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你们很了不起，你们有幸在正法这个伟大的时刻成为助师正法的法器，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因为大法是超常的，你们也应该超常发挥。”再一开机，四个碟齐刷刷的出来了，把我感动的掉泪了。

现在它们都运转的很好，因为我们是用心做。发资料的大法弟子说：“咱点的真相资料颜色正、干净、漂亮，复印的同修们都愿要它们当样子，咱做的碟都愿作母碟用。”在这个环节生命要求我们做好。在此感谢同修们在明慧网上发表真相资料，通过你们辛勤劳动和付出的心血，提供的资料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真棒。象美丽的花朵开遍每一个角落，慈悲救度着众生，给我们提供了方便。

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你们！（鼓掌）真的是这样啊。”对大法坚信，认为自己是神，那就是神，用人心想问题，那就是人，人神一念之差！我们都应该神起来。

二、扎扎实实学好法，溶在法中最安全

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指出：“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而为了使大家能够修炼、能够提高上来，那么在这部法里，我已经把使人能够修炼提高上来的一切因素都贯穿在里面了。只要你去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你去修，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无所不能。”

我体会到，正行来自于正念，一切正念皆从法中来，每遇到什么事用法去衡量一下：法中怎么说的，这是师父要的吗？马上就明晰。如果法理不清楚就失去了衡量的标准，错也不知错在哪里，那不就顺着旧势力安排的路走了吗？承认了，并在其魔难中去修。哪有安全可谈。

前年有一次和同修在切磋时，她说：“快到‘十一’了，听公安内部消息说要抓大法弟子，明慧网已登出来了，咱们要注意安全，收拾收拾。”我说明慧网登出这消息是为了向世人揭露邪恶、曝光邪恶、解体邪恶，决不是让我们听到消息按照邪恶因素安排的路顺着走。

我们大家高密度发正念，解体、化掉操控坏人干坏事的旧势力的邪恶因素，从根上解体它，救度被利用的众生。有些东西是表面咋呼咋呼，它们什么也不是，这就看我们的心怎么动。那同修听后就问我：“你怎么知道你发正念就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觉的他的话不对头，我说：“我知道，因为师尊把这么殊胜伟大的佛法神通赋予我们，师父觉的他的弟子行。师父都相信我们，你为什么还不相信自己呢？”

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象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鼓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

回去后我想主要是学法存在着问题，我读明慧周刊中二百一十二期，一名北京学员写的一篇文章《学好法是走正路的根本保证》，我觉的

西侧的自行车道上慢慢骑找认识的同修。因为人多，也没找到。后来一想，都是大法弟子，认识不认识都一样啊。我找了个没警察的路口停下，先把水递给一个大姨，说我也是师父弟子，并请旁边的同修帮着发放，有同修要给钱，我急了：我们都是炼功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有两个年轻的男同修没有要：我们来这干啥了？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吧。当时真担心同修不要，还好，同修善意的传给了需要的人。同修们已经站了半天了，而且还不知道要站多久，因为他们还没放人，也没个说法。这时见不远处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同修也在将蓝兜子中的水掏出来给同修。（从那一天直到今天，大法弟子做的任何事，一张资料、一条横幅都是学员自己从工资中、从生活费中拿出的钱买的。邪恶的那些靠什么组织什么势力的谎言，怎能骗的了知真相的人。）

下午三点，全国收听重要新闻，邪恶开始了对大法和师父的疯狂诬陷。我心里想着：都是假的。开过会后，领导又找谈话，让表态不炼。先找的二姐，她回来后，偷偷和我说：和他们说和中央保持一致了。我知道这么做不对。找我谈话后，我除了说受益于大法外，什么也不说。领导说明天要上报，因此僵持到晚上七点，我后背命门穴周围热乎乎的，我知道有师在。忽然外面风声大作，天迅速阴下来，领导说先回去吧。我独自骑着自行车往家赶，眼里淌着泪，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大法？刚赶到一座地道桥下，风雨突然大的吓人。有老人说：我从没见过这么暴的雨。后来得知这时正是邪恶在新闻联播中诬陷大法之时。天怒了！有师父的呵护，我在桥下躲过了大雨，好象是十几分钟雨后，雨小了，我往家赶，到家后，丈夫没在家。我独自坐在床上捧着师父的法像，我心里和师父说：这不是真的（指邪恶的诬陷）。

一百多天的和平修炼时期，弥足珍贵，让我铭记了师父的慈悲点悟与呵护，铭记了法轮大法的纯正，铭记了大法弟子的纯净，这真的是人间唯一的一片净土。带着这一切，我和同修们从此走上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

勇气——做大法弟子还是做常人的抉择

“风云突变天欲坠 排山捣海翻恶浪”（《洪吟（二）》〈心自明〉）。当时，除了在家学法炼功，面对一夜之间压下来的邪恶不知该怎么做。偶然听同修说天象，那段时间便常仰望夜空，往年的夏季，这时正是繁星点点的时候，可九九年夏季的夜空，天天阴沉沉的，根本找不到丝毫星光。

当同修疑惑于一些谣言时，我断然的说：那是他们造假。我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怀疑师父的心，因为从引导我得法到实修，我不知道师父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那些看似偶然的人和事，哪个不是师父的苦心安排。

“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从新给你安排的。”（《转法轮》）而我又能给师父什么呢？

九九年十月中旬，听说北京要非法审判大法研究会学员。有的同修已经去了北京，有同修约我同去，正好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决定去。晚上做了一个梦，好象是在北京的一个院子里，天近黄昏，突然西面天边大

员不同意你做辅导员，虽然知道辅导员一没工资二没权力，只是热心为大家服务的普通学员，但知道消息后我心里还很不滋味，虽然自己也感觉自己真的不够标准。我就一直想着师父的法：“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著心。”（《转法轮》）看你能不能放下那个心。但我从心里愿意为大法付出，愿意为同修服务，“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地，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精进要旨》〈清醒〉）因此我继续做我能做的，可心里有一念放不下，就是怕别人说我是因为想当辅导员而做大法的事。一次在炼功点把资料给辅导员后，我说了一句我不是为了想当辅导员才做的，然后到一边去炼静功。往那一坐泪如雨下。真是“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洪吟》〈苦其心志〉）呀！从此以后，我放下了在修炼环境中的求名利之心。

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那天男辅导员帮我借了一本《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建议我回家好好看看。说完，他让我炼第五套功法，他看一下是否准确。我们各拿着垫子，走到一边，我放下垫子，顺手将书随意不轻不重丢到地上，这时见男辅导员愣了一下，轻轻拿起书，用袖口轻轻擦了擦，然后放在身边。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了，今后该怎么做，知道了敬师敬法。

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那时真是一天一个变化的修心提高，被师父推到我们每个人应有的最高位置。

在九九年七月中旬左右，我们就知道炼功点周围有便衣。记的好像是七月二十日晚上，是我第三次去学法小组学习，当晚辅导员来小组说有辅导员被抓了。

七月二十二日，在另一个炼功点的同事一清早打电话来，问我还不不去炼功，她做梦不太好。我坚定的说：去。到炼功点上，同修们表情都很严肃，大家静静的炼完功。然后听身边的同修说，准备去市政府要人。我当时不知应该不应该去。有的阿姨说：你们该上班上班，我们在哪都是好人。上班后，心里惦着同修。上午单位领导找我谈话，我把大法好的真相告诉他。因为他们得知我炼功才两天时间，就是在七月十九日，单位让我填入党（邪恶中共）登记表，我表示我修炼法轮大法（当时上面口头传达党员不许炼法轮功）。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炼功纯属自己个人业余爱好，所以从不张扬，只是几个一起的同事知道，连科长都不知道。谈话时间不长，领导只是将不让学的形势说了说。

中午下班后，同事们都回家了。我想：我们都是大法中的一员，对任何一个学员的不公就是对自己的不公，他们都是好人。我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我骑上自行车，向市政府走，只见路西侧的人行道的护栏里侧，静静的站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我想这都是同修了），有几十米远。有部份警察在边上，还有同修在和警察平静的说着什么。路东侧很多常人在看。我顺路东侧骑过找到一个超市，买了一箱纯净水和一些吃的，然后在

挺受启发，他说：“自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六年多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告诉我们作为大法中的修炼弟子，只有学好法，我们才能走正师尊给我们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只有学好法，我们才能在魔难面前、在过关的时候，在人心执著暴露的时候能认识到这些人心与执著并展现出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有的正念，我们才能在世人面前、在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面前展现出我们的祥和与慈悲。”

走过七年多的修炼路程，我真切的体会到师父给我的太多太多，这用宇宙的语言无法言表。我们在这条修炼路上也越走越精进了，越走越成熟了，学会了不断用正念归正着自己，努力做着证实法的三件事。

我和周围的同修互相配合，大家互相提醒要“不漏一步，不留遗憾”。为了唤醒世人，我们在许多立交桥上挂大条幅，往大道两边的树上甩小条幅，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教养院、看守所、洗脑班周围近距离放高音喇叭，鼓励同修、震慑邪恶，放飞带大条幅的氢气球，让“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飘扬在我们城市的上空，往墙上喷、贴真相资料，发出的信有上万封，其中有给司法部门的领导、被利用的恶警，利用特快专递广传“九评”等。

我们将自己结余的资金都用在法上，先后帮建了多个资料点，供同修耗材，给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二十多人送去新经文、衣物、生活费等等。因为我们是整体，那儿不能没有法。

总之，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圆容着师父所要的，做的过程中，心态坦荡、堂堂正正、不惧不怕，因为有师在、有法在，因为众生得救才是第一位的。

我的心里话是：不管我是大法弟子中三种人中的哪一种，也不管我修到哪个层次，我不想也不执著，我就铁了心了跟师父走到最后，跟师父回家，做到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无愧于未来！

感谢师尊给我们这次大陆法会交流机会，自己总结一下，能找出自己的不足，今后走的更好。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心怀慈悲救世人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兰兰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九年二月份得法的弟子，在这里向同修们谈谈我这几年修炼中所走过的路。我虽然没念几年书，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拿起笔和同修们交流我的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得法前我是一个性格特别内向的人，不擅言谈，胆子特别小，和别人说话时总是脸红，从不敢惹是生非。丈夫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把我吓的胆子越来越小，伤心的时候经常想：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人都那么自私恶毒，互相伤害，都想得到，不想失去。正当我悲观失望的时候，我有幸接触了大法。

当我第一次看《转法轮》时，看到师父的像片，感觉特别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我使劲的想啊想，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就接着往下看，感

觉师父在法中讲的事情自己好象都经历过，怎么那么熟悉呀？我把书合起来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后来就不想了，就感觉这书太好了。看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我就象看神话故事一样，但不知道这就是修炼。

紧接着，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了，本地区大法弟子一个个都去了北京，当时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他们去北京干什么，当时也没人和我切磋去北京的事。后来听说大法弟子在北京被抓了，都被遣送回了本地，我还是那么的麻木，没有任何反应。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把我弄的就象迷路的小孩一样，站在黑暗中不知如何是好。没几天镇政府的一伙人，半夜翻墙进了我家把我带走了，使我走了一段弯路，留下了在修炼中难以抹去的污点。师父啊，弟子给您丢脸了，无颜求得您的原谅，而您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于二零零二年“七二零”那天又从新走进了大法修炼中。在此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谢谢你们叫醒了我，让我找到了回家的路。

当我错过整整三年的修炼后，再次看《转法轮》时，师尊讲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伴着悔恨的泪水，我看了哭，哭了再看，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修炼啊！后来同修们把师父在九九年“七二零”以后的所有讲法全部送来了，我迫不及待的看呀看，遭到我丈夫的百般阻挠。他白天不让我看，我就晚上看，晚上不让我看，我就半夜起来钻到床底下打着手电看。同修们又给我送来了“自焚真相”，我看完后才知道自己被中共恶党欺骗了。我也为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伟大壮举，感动的泪流不止。后来我见到熟人就讲“自焚真相”，告诉他们大法好（当时抱着一种对迫害很气愤的心理去讲），有很多人明白了“自焚”是假的。那时我也没有真相资料，就自己写些标语，字写不好看，也顾不了那么多，一定要揭露这场迫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记得我一个人第一次晚上出去贴标语，当时提了一桶浆糊，我进到一条巷子里贴标语，突然巷子口的公路上有摩托车的灯光照了过来，把我吓的撒腿就跑，桶和刷子还有标语扔那儿就跑，腿哆嗦的都软了，心砰砰跳个不停。后来摩托车顺着公路走了，我才慢慢的镇定下来，过去把标语贴上。

在二零零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一个大队的大门旁贴标语，刚刚刷完浆糊往上贴的时候，这时一个男的双手插在裤兜里，缩着脖子（因那天天气很冷）急匆匆的朝我这边走来。当走到我身后时，他停住了，站在那儿看我贴什么。我双手还往上贴标语，浆糊冻了贴不住。我知道那人在看我，心有点慌。我把冻了的传单慢慢叠好，扭转头若无其事的看了他一眼，那人上下打量没问一句话。我想：如果他问我贴什么，我就说是法轮功传单，跟他讲真相，怕什么，有师父呢，豁出去了。我这样想着提起桶离开了，那人见我走了，他也离开了。等他走远了，我又返回去把标语贴上了。就这样我的怕心渐渐小了，胆子也慢慢大了。

从去年刚开始劝“三退”时，把我难住了很长时间。有一次我跟一位邻居讲“三退”，这人是一位干部，在这之前他看过《九评共产党》和《江泽民其人》，他参加恶党近三十年了。我说：“大哥，快退出共产党邪恶组织吧，共产党太腐败了，马上就要走向灭亡了。”他一副自以为是

师父的讲法录像，我哭着在心里和师父诉说。平时和同修去洪法只是觉的应该去，没有从法理上明白洪法的意义，这时才知道让人得法才是这个生命的期盼。最后擦干眼泪决定从身边做起，当晚就给丈夫放讲法录像。后来他和我一起读《转法轮》，在刚看完一遍书和去炼功点一个星期后，就赶上了邪恶的“七二零”。他不学了，并且在后来的几年我被邪恶骚扰和迫害时，由于担心和怕心，有对大法和师父有不敬的地方，包括我父母，他们都和大法有缘，由于难放的人心和后天观念阻挡都没有坚持修炼，但都有缘接触了大法。由于我当时意识不到自己有被亲情带动而不能把法放在第一位的执著，因此邪恶每年都利用亲情“转化”迫害我，使家人一次次的对大法犯罪。现在我悟到：我是修炼人，有不足是可以修去的，但决不允许邪恶的旧势力、烂鬼、恶党邪灵以我没做好为借口而使世人对大法犯罪，而毁掉他们。我也意识到不管在怎样的环境我们的第一念首先应是我是救人的神、大法弟子，然后才是我来在世间以不同的身份、称谓与人结缘，而救人。当我能这样想时，我觉的自己的内心充满祥和，有时就冲破了不愿讲真相的障碍。我也意识到在家里讲真相的不到位，在外面很随和的我，在家里养成了主事的习惯，自己的建议都是最好的，别人不听，就不愿意。反映在讲真相上，就是不允许别人说不同意见，动辄生气，多次到父母家都是谈不到一起，起身就走，忽略了父母多年的观念需要我们讲真相去破除，而不是“你为他们好他们就听就信”那么简单。大法的美好和邪恶对大法的迫害，我们大法弟子都心中明了，可他们并不全知道，并且他们天天在家看邪党的电视报纸，脑中装的基本都是邪党宣传的谎言，就象社会上很多人一样，知道邪党不好，但不相信邪党马上就能倒，在多年造成的惧怕邪党思想中，不能站直了选择自己的思想和道义。这需要我们有熔化钢铁的慈悲呀，思想中决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他们真正的在受着世上邪恶和宇宙中邪恶的迫害。

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和平上访之后，记忆中好象是四月二十七日晚，邪党以其“错都是别人的”一贯口吻做了新闻报道，听完后我觉的新闻挺假的，说是部份炼功人听信谣言怎么怎么样，但最后说国家不干涉群众正常炼功。当时我已经听说是天津警察乱抓了四十多人，学员才上访的。虽然是听说，但我知道是真的。因为真修大法的人是不说假话的。看过电视报道后，了解中共一贯做法的父亲告诫我，政府不会放过的。那时各地也是通过网站下载师父的经文和资料，因自己会电脑，开始帮着辅导员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总有各地学员发来的某些部门骚扰学员炼功的报道：有用车尾气熏正在炼功学员的，有用水龙头故意往学员旁边喷的，并附着图片。师父在那一时期的几次讲法中，都提到了修炼路上会有风雨，修炼人该怎么面对。尤其在加拿大讲法录像时，师父表情很严肃的讲这些问题，当时和有的学员一样，我听着听着就哭，听着听着就哭，感觉到师父在谆谆嘱咐着弟子们，一定要走好未来的路，一定要走好，师父在看着我们，师父在等着我们。因此在“七二零”之前预感到修炼路上会有魔难。

当时在修炼心性上遇到了感觉特大的关。有同修告诉我，某某辅导

足以坚定的修下去，除非你不想修，除非你放弃了自己而愿意在世间的假相中沉沦。

清楚的记的我是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六日去炼功点的。那时已看《转法轮》三个多月了，因为没有人介绍，所以自己不好意思去炼功点。有一天陪同修二姐去买运动服和运动鞋，想到以后肯定得用，我便跟着都买回了。当晚，在家学法时正好看到“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炼功，比你调病要强的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炼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罩着，一片红。”（《转法轮》）我象第一次看到这句话一样（已抄了一遍《转法轮》，并已通读几回了），心想原来炼功点这么好啊，再说衣服和鞋都买了，明天早晨就去吧。当时在人中有点讲究干啥象啥，穿着运动服和运动鞋，觉的挺象样的。三月的清晨五点，天还有点黑，在快到点儿上时，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们轻便而安静的向一个方向走。先看到在两棵大杨树之间挂着一条长幅“法轮佛法”，当时心里还纳闷着“不是法轮大法吗”，因为从心里对“法轮大法”特别亲切，也不愿叫“功”字。可能“法轮大法”正是我们生生世世寻找的吧。这时见一位男青年手里拿着张纸条，我想他肯定是这的负责的，我走过去和他说话，他乐呵呵的叫我一会儿在边上等他（看看我的炼功动作，我已和二姐学了一些，平时照着师父的教功带自己学着炼功）。我清楚的记的他和另一个同修低声说“是师父点化来的。”那天，点儿上通知要到一个地方看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的讲法录像。

一开始走入修炼，每天晚上都做梦，有的是皮皮虾在那里乱弹（同事间乱谈闹矛盾）、有的是地上有钱你拣不拣（去利益之心）、有的是在学校里吃饭，饭不多了，还有我的（抓紧修炼）。那时都能在法上悟，找到自己有什么心没去，并在生活中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在去炼功点一个月后，一天晚上清晰的梦见点儿上的义务辅导员大姐穿着红色炼功服坐在我床边，很疲惫的样子，让我帮做什么事。早晨醒来，我想我是新学员，怎能帮的了她哪。可是就在那天早晨集体炼完动功后，点儿上的男辅导员叫住我，问我愿不愿意教功。我吓了一跳，连说不行，心想自己的动作都不准确怎么教别人。旁边刚认识的琴姨替我说：行。鼓励我说这是多好的事啊。当时有三个人选，还没最后决定。

但这个消息，却让我更加高标准要求自己。学着老学员的样，早晨早来，从家里拿来笤帚和簸箕，清扫场地；星期天和同修到外面洪法；洪法后和辅导员一起将场地上的杂物拣走（其实都不是学员扔的，但是我们在那里都做好人，都对别人有益）。有一次市里组织大型集体炼功的洪法活动（任何活动都是自愿的，辅导员只是通知大家时间和地点，去不去全凭每个人的心性，后来的到北京上访、到天安门表达心声，直到现在的救人讲真相，都是凭每个人的心，没有任何人要你怎么怎么做，大法修炼真的是大道无形），在路边的空地上六七百人集体炼功，那纯正慈悲的场使自己的内心很受震撼。

那时丈夫和父亲都向我抱怨活着很苦，我拎着录放机不知先给谁放

的样子说：“你说共产党腐败，我承认，谁也控制不了，可是现在这个社会，你不贪，你不争，就没有立足之地。你们参与政治，你们骂共产党，骂江××，骂毛××，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党龄都有你的年龄大了，我比你见识的多了，就你那点文化还想说服我，差远去了，就你那样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掉，你那套吃不开了，现实点吧。”见他那样，我心里真难过，心想：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你还瞧不起我。真是从心眼里讨厌他。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没讲真相了，怕再遇到那种人伤了自己这颗不堪一击的心。后来我在家学了近二十天的法，看了几遍《九评》，对中共恶党有了比较深一点的了解，同时感到时间的紧迫和大法弟子的责任，还有自己这颗怕被人触及的心是必须要面对的。心想：我是助师的法徒，有什么好怕的呢。

那天我学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弟子的伟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等几篇经文后，顿时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力量充实起来，身体里有一种不动摇的正念，我知道是师尊在加持我，顿时怕心没有了，我立即装上资料，很祥和、镇定的出门了。和两位同修来到一个村子劝“三退”。

大街上站了不少人，男女老少近三十人，我们走上前去，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给你们送真相来了。有几个男的一起攻击我们，受他们的影响，别人也不听了，都抱着一种敌视的目光，不屑一顾的看着我们。有个人说：“我什么都不信，就信钱，没有钱啥也干不了，你们法轮功好，给我钱吗？××党不好，它修桥铺路，给我们免了农业税，给五保户粮食，你们法轮功给了吗？”那几个人七嘴八舌的都帮恶党说话了。

这时，我听到同修在发正念，正法口诀都念出声音来了。我稳稳心态，不慌不忙的上前两步提高了嗓门给他们讲了《红眼石狮的故事》和《卖土的故事》，又给他们背了师父的经文《富而有德》、《做人》。背完后，我给他们讲我们是修炼佛法的好人，讲大法的美好，大法洪传世界的情况，讲祛病健身、道德回升的例子。在讲的过程中，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都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感到自己好象是在另外空间讲，眼睛都看不到人了，仿佛是在一个广阔的空间中讲真相，那一刻感到身体巨大无比，脑子里全是法，心里装的是慈悲，智慧源源不断的流出。

这时我看到多数人开始露出笑脸了。甲同修接着讲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受迫害的事情和例子，另一位同修不停的发正念。甲同修不讲了，我开始讲共产党的腐败专制，历次运动都整死了不少人，讲好人受气，坏人嚣张，警匪一家。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态，他们都默默的听着，我看到有位老人不停的点头，但那俩位还在冷言冷语。有个大姐凶巴巴的说：“我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没待说你们，少给我弄这个，滚一边去！”大多数人没有受他们影响，明白大法好了，我们就开始给资料，劝“三退”。有一位一直蹲在那儿听真相的人说：“我看法轮功怎么也比××党好，法轮功就不错，挺好。”这时，刚才那两位不接受的也不说话了，没人听他们说了，都笑容满面的看着。

我又背了师父的经文《悟》，背完后有个人带着敬佩的眼神大声问：“啊呀，你是什么文化？真行。”我说：“我背的是师父的经文，我是小学文化。”他怎么都不信，说我肯定是个大学生，他哪里知道这是无边大法在我身上的体现啊。他们的善心出来了，说：“你们真不容易，多辛苦呀。”我们说：“只要你们能明白真相，在天灾人祸到来时能保平安，我们就高兴。”

大家都进入了一种祥和的气氛中，后来同修说：“你适合在大街上讲，你留在这里，我们俩挨家挨户去讲行吗？”我答应了，她俩就走了。因为还有不断从家中刚出来看热闹的人，他们来一个我就讲一个，在欢快的气氛中，人们都以真名实姓“三退”了。我手里拿着他们的“三退”名单挨着个记名，他们也没有害怕，都很热情友好。有个人急匆匆的给我找个垫子，让我坐下休息一会儿。看到他们明白真相后这善的表现，我心中升起无限的慈悲。因为刚才讲真相的时候声音有点高，嗓子有点发干变音了，我又给他们讲了很多故事，讲善恶有报和做人的道理。这时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西瓜跑过来说：“姨，给你吃西瓜，这是我们家种的，我爸说你们太辛苦了，中午没饭吃，看你嗓子都哑了，快吃吧。”我感动的抱着女孩的头说：“谢谢你们全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姨不能白吃你的西瓜，给你十块钱。”女孩连连摇头，说了好几个“不要。”小女孩不停的让我接西瓜，我没接，小女孩急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只好接过来了。

女孩把西瓜塞到我怀里就跑，顺着她跑的方向望去，原来那女孩的爸爸就是刚才说“法轮大法好”的那位，正远远的朝这边笑呢。看到他憨厚的样子，我眼睛湿润了，为他们真正明白真相高兴，为他们这善的表现心里祝福他们。我低头抱着西瓜，心情非常沉重，我知道，这是他们明白的那面在感谢我，是师父在鼓励我。看到身边的这些人明白真相后的那种热情，我心里难过极了，心想有多少不明白真相的善良百姓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不是他们不善不好，是他们被谎言欺骗了，这些被谎言欺骗的善良的人，需要大法弟子尽心尽力，把真善忍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们才能得救呀。

我坐在垫子上又讲了好几个修炼故事，他们听的都不回家了，有个人着急的说：“法轮功真好，怎么炼，我也想炼，有人教吗？你炼炼我们看看行吗？”我知道他们佛性出来了，我说：“如果你想炼，我可以做一套给你看。”他们高兴的说：“太好了！”于是我非常认真的给他们演示了第五套功法，有几个人当时就坐土地上学我的样子盘腿，看到他们那样子，就象天真的孩子一样。他们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盘不上腿，还挺着急，把大家乐的哈哈大笑。这时两位同修挨各家各户都转完了，说该回去了，同修就先离开了。这时有个人对刚才那位态度不好的大姐说：“嫂子，你快要一个护身符吧，她们走了你就要不上了，你看我们都有，就你没有。”那位大姐说：“要什么呢？我也没脸跟她们要了。我对她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她也不给我了。”我赶紧过去拉着大姐的手说：“只要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行，我给你，一定要珍惜呀。”那

呢？哪怕是我们的教训能为他人提个醒，那不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祥和的记忆——心中永恒的美好瞬间

四个月零六天的和平修炼时期，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那时的每一天都平静、快乐，是法轮大法带给我身心的美好和对生命意义的豁然觉悟，世上没有什么比明明白白活着更快乐的事情了。

一九九五年，在外地得法的同修将法轮大法的福音带到了我们居住的城市，到一九九九年七月，市区及周边区县修炼人已达数万。我所在的炼功点，是我市较早的炼功点，位于临河的树林边，由于人多已分出去好几个点儿，到一九九九年三月我去时，还有二百多人。并且在三月到七月间达到四百人，空地上站满了，延伸到路边很远。在整体形势上，那时各点得法的人都很多，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的〈悟〉中所讲的“果然有缘能悟者，俩俩相继而来，入道得法”。

说起我真正得法，世间上的原因是缘于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一九九六年一个星期天在母亲家有缘看到《转法轮》，但只抱着看看这本书是讲啥的心理，只是开头、结尾的挑着看，并没入心，但觉的挺好的。上班后跟同事聊天，说法轮大法好，因为他说人不是猴变的而是从宇宙空间中来的（符合了自己的观点），挺有道理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因为我说过法轮大法好，另一个同事说她妈妈炼法轮功特别好，我同事，这里就称二姐吧，后在一九九八年六月的一天早晨去找附近的炼功点，而有缘得法，她妈妈后来也走入修炼）。

一九九六年那次看书后一点都没想到自己要学，并忙于考职称。巧的是和我一起考职称的小姐妹在同路骑车时和我讲起九九年大预言、羊皮书等等，我很感兴趣。从此一直想找到看看。两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家里买了电脑，第一天丈夫就买了个光盘，上面有九九年大预言，我高兴的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一口气看完，觉的解释评论的挺有道理，说现在人类出现赤潮、地震、同性恋，道德下滑，我想世间真是这样的，但最后预言是个好的结局，人类的一切将有大的更新。那么现在人该怎么办？我好象看到了“佛有办法”（可是，后来介绍给二姐看时，怎么也没找到这些字。后我悟到为了我得法，是师父打到我脑中的）。当时就想起了法轮大法，立刻拿出二姐在八月份帮我请的一盒三小本大法书。当时心中很急，因为二姐他们都学上了，我赶的上吗？这时又想起夏天时我科已退休的阿姨到单位来说她在抄《转法轮》，说抄一遍等于看十遍。当天晚上，我便找好纸笔，开始抄《转法轮》。头几天感受特别深，抄到净化身体，就去卫生间去呕吐，还觉的是不是自己思想作用？抄着抄着前额中心一阵一阵的发紧，正纳闷呢，再往下抄“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转法轮》）我彻底的相信了法轮大法，相信了师父讲的句句是真的！这一点使我在后来的魔难中，即使一时法理不清都丝毫不怀疑师父，因为《转法轮》说的句句是真的。因此也能理解师父所讲的邪悟的人是“为了执著、为了开脱自己，顺水推舟似的有意接受邪悟。”（《精进要旨（二）》〈建议〉），因为只要想想我们每个人得法之时的感受，哪怕一点点，都

次吧，这时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把我的视线引到快速闪动的屏幕一角，一眼就看到了F1和F2，我快速的按了一下F1后很快就进入到BOOT设置区，设置好光盘启动后，系统很顺利的就更新好了。又一次见证了信师信法的奇迹，可是又让我悟什么呢？没悟到。

就在我要写这件事的时候，我才突然悟到。当时因国安找我产生了怕心，在这一点上就是不信师信法，师父是在点化我不信师不信法，而且也在鼓励我信师信法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确实是这样，前段时间有个同修给我讲了一件神奇的事，我听后也很激动，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呵护着我们。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和同修在资料点做资料，突然机器出问题了，一体机的滚筒拿不出来了，他打开机器弄了半天也没解决问题。设备太大拉去修理不方便，况且同修急着要资料，怎么办！紧急情况下他和同修一起发正念求师父帮助，正在发正念的时候就听到了机器里咔咔的响了几下（当时并没插电），他急忙起来去拿滚筒，很顺利的就拿出来了，他说他当时非常激动，对师父时时都在呵护我们。

这几天我在写稿过程中，突然找到了自己过去没有找到的执著，悟到了我过去没悟到的法理，同时感觉自己也在升华。文章发表与否并不重要，通过写稿自己也在对这段进行粗略的总结和反思，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和同修差在哪里。

勇气——考验——成熟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您好！

全世界同修：你们好！

在第一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征稿时，见到同修就说：快写。然后再说如何如何重要、应该做，但自己却以忙为理由，没有动笔。据我所知，周围三百多位同修，只有一位刚从劳教所闯出不久的同修写了一篇体会，记的打完稿那天是截稿的最后一天，再去发稿，已错过了时间。

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征稿，又由于忙于干事，只是在周刊后写了一段建议同修动笔的话。自己不用心，同修也没有重视，也没投一篇稿件。

看到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征稿通知，正是我找到自己严重的“干事心”忽略了修炼自己之时，正准备改变这种东忙西忙、事半功半、学法炼功都不到位的不正确修炼状态，因此我放下一切，包括自己认为多重要多重要的事，下决心写这篇心得体会，通过自己得法、实修的经历，总结自己的不足，并部份反映我所在修炼环境在整个正法进程中的风貌，向伟大的师尊汇报！和全世界同修交流。特别是在读过《忆师恩》后，每每看到师父要一篇篇的看学员的心得体会，有时要看一个晚上。我们都深深体会到：慈悲的师尊为我们操碎了心，为众生得救操尽了心！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向伟大的师尊汇报我们的修炼心得，以找到自己的不足、吸取经验教训、促进整体提高，同时为未来修炼人留下修炼的参照

群人乐了，她也笑了。

我向大家说了祝福的话后，挥手告别，追两位同修去了。我回头一看，那些人都站在那里目送着我，向我挥手呢，说下次再来啊！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同修们哪，让我们快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吧，把大法的福音和这万古不遇的机缘送到有缘人面前，看到芸芸的众生被谎言毒害，有多少众生需要咱们去救度，大法弟子真是“重任担在肩”呀。

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的劝“三退”经历。那是去年冬季的一天，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到一所中学门口讲真相、劝“三退”，其中有一位老人在我讲真相的时候一直盯着我看，我走到他跟前说：“伯伯，你是党员吗？”他拉着脸说：“是党员又怎么了？”我说：“请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还没说完，他就气急败坏的伸手掐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敲我的鼻子，瞪着眼睛说：“你好大的胆，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宣传法轮功，我看你是想坐监狱，小心我告你。”说话间，使劲掐我的脖子往后推我。

我说：“我叫你记住真善忍没错，我又不是叫你杀人放火，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干吗这样？别生那么大的气，你松手，听我跟你说。”当时一下围了不少人，有位已经明白真相的老人走到我身边说：“孩子啊，回去吧，他不想听你就别跟他说了，走吧。”说话间把我拉到一边，又说：“回去吧，这么多人，你跟他僵持下去人会越来越多，你还是快走吧。”同修们也过来了，我问她们发正念了吗？她们说忘了，同修们都说回去吧，我回头看了一眼掐我的那位老人，正歪着脖子在骂我，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当我把这件事情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那人是中学看大门的，之前，同修们贴标语被他追过，同修们在这所中学门口贴了不少标语，都被撕了。”看来这位老人被恶党的造谣蒙蔽的太深了。

隔了不长时间，听同修说因别的原因，那位老人被学校辞退了，回家种地了。也许这位老人是有缘人吧，我前些天买菜的时候又碰到了他，我当时正低头选菜，正好走到他的面前，一抬头看看是他。他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我就买了他的菜，给钱的时候我问：“伯伯，你还认识我吗？”他笑笑，不好意思。我微笑着，轻轻拍着他肩膀说：“这回你可别再掐我呀！”把他旁边两个卖菜的逗乐了，他们过来高兴的问：“他是不是以前骂过你？你还跟他买菜呀，别买他的。”我乐呵呵的说：“我以前跟他讲‘法轮大法好’，他气的就掐我。”那位老人低着头不好意思的笑了，我马上严肃而又诚恳的对他说：“以后如果再有炼功人给你资料，千万别再那样对待了，我们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我们是佛法修炼的人，电视说的‘自焚’杀人都是栽赃法轮功的。”他默默的听着，后来有人买菜我就走了。隔了几天，我专门去市场找他买菜，劝他退党，后来他也退了，他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当中，就是在魔炼自己、净化自己的一个过程。面对形形色色不同的人心，自己要坦然面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应该冷静，不要慌不要急，稳住心态，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把慈悲留给对方，就能把真相讲好。在这一年多的劝退过程中，遇

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人骂过我们，有打电话要举报的，有要拉我们去政府理论的，有骂师父的，有气急败坏轰我们出门的。当然有很多人从心里明白真相，喊“法轮大法好”，有要留我们吃饭的，有握手说谢谢的，还有竖大拇指夸好的。不管是哪一种人，一定要心怀救度众生的不可动摇的正念，那是光芒四射的，身体散射出慈悲的能量，邪恶是害怕的，没有了邪恶生命的操控，人也就自然能接受了。

在这几年的修炼中，我也有过显示心，劝“三退”很顺利时有过欢喜心，同修们做的好的时候也生出过妒嫉心。这些心隐藏的比較深，有时特意表现自己不显示、不妒嫉，实际心里早就有这些心了。随着修炼越来越成熟，当发现自己有这些不好心的时候，不让他们冒出来，尽量保持一颗祥和平稳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件事情。现在当同修们精進时，我默默的为他们高兴，和同修间发生矛盾，心里放不下时，我懂得了找自己，认识到自己哪做的不对或者做错了，主动和同修道歉，把这些使自己和同修发生矛盾的心曝光出来时，就会感到自己的世界又宽敞明亮了很多，同时身体也感觉轻松了很多，自己的容量也扩大了很多。

同修们，让我们随时修好自己的一思一念，发现有比较重的执著心，一定要排斥它，否则时间长了，就很难去掉。让我们在大法中不断洗净自己，修炼中的路就会走的越来越稳、越踏实。师父在《转法轮》中不是讲了一个瓶子里的脏东西倒出多少就会浮上来多少的法理吗？让我们在最后有限的修炼时间里，抓住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把自己瓶子里的脏东西倒完，倒空，我们要“比学比修”、“共同精進”，在人世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时修好自己。让我们无执无漏的迎接法正人间的那一天，满载众生，圆满随师还。

人的形式 神的状态

一一谈用技术证实法要重视学法与自身修炼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

我谈的主要是在这段时间，我用技术证实法的一点体会：搞技术不能忽视自身修炼，同时要重视学法；设备出了问题别忽视了发正念清除干扰和归正机器内部的各种生命，别忘了向内找，如果忽视了这些，而单找技术上问题，那设备有时就会越修问题越大，浪费你好多时间；另一点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或技术水平有限时别忘了求师父帮助。

一、由于自己的心不去，给其他同修和世人带来了干扰和迫害，同时自己也受干扰和迫害

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那么可能就会有众多的生命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得度；就是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够变好；你有很多心不去，干扰着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干扰着你。”“如果你们修得不好，那么就有许多生命将被淘汰，因为无可救药的生命不淘汰也不行。为什么呢？在这场迫害当中不同空间的生命，好与坏都起着作用。不好的生命在干扰着正法这件事情，迫害着学员，同时也干扰着你，所以

就能提高上来。没有高层上的法作指导，你过不去这一关，“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转法轮》）所以我们要用法来不断的更新自己、洗净自己。

我们的一思一念旧势力的邪恶因素都在紧盯着，它们迫害的最大借口不就是我们哪儿有漏吗！我们平时不注意自己的修为，对修炼不严肃的心态与放松自己的思想都是邪恶迫害我们的借口，如不认真对待，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很难走出困境。

二. 信师信法出现的奇迹

一次我要去一个同修家，到那儿后打印机坏了，她说这是给你修的，我说我还没来它就坏了，怎么是给我修的？她说：你不来它用的好好的，你一说来它就坏了，那不是给你修的？我想那就向内找吧！怎么找也对不上号，那就先修机子吧。可机子还不是小问题，我也没修过这种机型，怎么拆、怎么找问题、怎么修？这下我可难住了，情急之下在心里念道：师父您帮我吧！我不知道怎么修？这时就想先拆机器，手里拿着螺丝刀也没找到螺丝，一下看到了两个小箭头，把螺丝刀伸进去一撬就开了。打开机子后我不知道修哪儿，脑子里就想是这儿，下一步可能是哪儿。整个给机子做了个大手术，化了一天多的时间，机子修好后一再试机，一切正常。这时我的眼泪刷的下来了，我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心里感叹：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就象那个螺丝刀一样，只起到工具的作用。心想：我总是执著自我，我总觉的在技术方面比别人强，不自觉的就起心，教训别人后自己还意识不到。现在我明白了，因为这个愿望，师父就帮我，在用技术证实法的修炼路上所做的一切，不管多么难的技术或多么轰轰烈烈都是师父给我的，没有师父我什么也做不了！

记的在单位，课题组的打印机缺粉，放到那儿一年了不能用，我也不会灌粉。可是在做证实法工作中，没人教我，买回来第一台激光打印机后，怎样取鼓、灌粉、小毛病的修理全会，就是大型的一体机和各种型号的喷墨打印机也是一样。这些可是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为这些我可是既没学过又没用过。从这一方面我就见证了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也不要自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是一个粒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鼓掌）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

可能师父要我悟的还没全悟到，她的电脑突然无法启动，我有点纳闷：我说你又不上网，机子怎么就突然瘫痪了，怎么一出就是大问题。同修又来了一句：都是给你修的，你就修吧！我想不修怎么办，修吧！她的电脑和一般电脑不一样，用一般进入BOOT设置区的键进不去，浪费了一个小时，我又求师父帮忙，让我明白进入BOOT设置区的键。我想再启一

心很大，邪恶就钻空子迫害。绝食四十多天出来后身体非常虚弱，爸和妹妹把我接到父母家。到家后妹妹告诉我，妈妈因我被绑架就把师父的照片用针扎在门上。我当时脑子嗡一下，妈怎么干出这种事来，造多大业呀！后来通过给她讲真相后，妈妈跟我学五套功法，还没全学会，非常严重的颈椎病就好了。

我还没回到自己家，丈夫自己就要办理离婚、准备结婚，并打电话给我：“你要不炼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可我不知道亡羊补牢找自己的不对，却象人的“英雄”，也象维护某种宗教形式一样告诉他“不要以离婚来吓唬我，没用”，还觉的自己“正念强、对法坚定”，实质是没按法的要求做：不理智、忘了自己是来救度众生的；没有做到“大善和大忍”，应该不和他一样计较，就用大善大忍之心救度他，铲除他背后的邪恶，耐心的给他讲真相。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随其自然，现在看来是不愿面对矛盾。后来他不仅在我没到场的情况下自己办了离婚手续，而且以犯罪的手段把房子从我的名下过户到他的名下。

<二> 由于自己没有完全跳出个人修炼的状态，所以做事的基点不是站在救度众生上，因此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意识不到的时候就掺杂着人心。

去年因要求恢复工作就被单位伙同公安局送去劳教。回想当时去单位要求恢复工作的基点不是站在救度众生上，目地是为了自己的修炼。故此摔了这么大的跟头。

<三>在劳教所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按照他们的规定，不准留长头发，我刚进去就要给我剪头发。当时我认为我不是犯人我就不剪，谁要给我剪头发我就拼命抵制，所以就一直没剪。后来他们总说整个劳教所就你一个人长头发，我一不留神生出了欢喜心了，我要是长头发出去大家看到我会惊奇的，还执著自己出去剪什么头型。突然有一天（我要出来了的二十多天前），她们进来骗我让我下地活动，我不知道她们要干什么，但就是不配合，说起不来。她们不容分说几个人就把我按在床上把我的头发剪的乱七八糟。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我认为比较好一点的队长，她对大法弟子比别的队长强一点，是她向领导反映，要求给我剪头。我的执著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旧势力操纵队长变坏，那几个给我剪头的犯人、队长也同样犯了罪。

从这些教训中我知道了旧势力就是以我们个人修炼为重、为借口，钻我们心性的空子，不断的给我设关设难，叫我摔跟斗。还让我只看到自己那么多人，陷在个人的修炼状态中，忽视了正法修炼的更深内涵。遇到事情后就忘了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需要从正法的角度考虑问题，基点要落在救度众生上，不能陷在个人修炼的框框中。正法修炼的意义和个人修炼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我知道了学法的重要性；发正念、修自己的重要性，而且还要天天静心学法，在法上修，不在法上修就修不高。你今天明白的法理，可能明天对你就没有指导作用了，因为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你要不断的学法、不断的提高自己，你才能不断的升华，出现魔难时你就知道怎么做，心性

一定要严肃的清除。”近期通过我在证实法特别是用技术证实法的这条路上，遇到的一些魔难和麻烦使我对师父这段法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一）自身的修炼状态也会影响机器出故障

<一>当我看到《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时就想写，可二十多天过去了就是没时间，不是这个资料点打印机出毛病，就是哪个资料点电脑出毛病，时间都耗在修机器上了。就在我下决心要写时，又有机器不运转了，我去了一看就是墨盒的问题，墨盒还没通好，同修又把供墨系统打爆了，这下更麻烦了。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怨心就上来了，怎么这么大的干扰？又要耽误两天的时间。心想：前两次都是写个半截放那了，这次不能这样了！这个机器修好后，这几天内谁机器出了毛病我都不去了，等我写完后再说。到家后觉的不对劲，自己怎么一点小事就这么大的怨心？

第二天又有人风风火火的来找，说电脑坏了，现在急需做资料了，必须得去。这时我比较冷静，静下心来先找自己，我明白这是对着我的心来的。一是我近期想让资料点都学会简单的维修和维护，尽快的独立运作，可同修不愿积极配合，我产生了急躁心，可能是自己太执著了。二是通过昨天的事我发现了自己的私心，想问题总是围绕着自我：觉的不公平，执著自己付出太多。别人占用我时间了、干扰我的计划了，所以就产生了怨心。其实能做好证实法工作也是自己的史前大愿，也是自己发愿要做这样的事，师父才这样安排的。是因为自己这几年不重视学法、忽视了修自己才产生了这么大的怨心、不平衡的心。带着这么大的执著能做好证实法工作吗？能圆满吗？

旧宇宙生命被救度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私，因为我们这些曾经的旧宇宙的生命就是为私为我的，在同化成新宇宙无私无我的生命的过程中就会在不同层次中表现出这个私，这个私又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执著心来，作为修炼人就必须把它放下。明白这个理后，我的怨心没有了，我知道是因为自己修的不好，干扰了同修。我立即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做真相资料、浪费大法弟子时间的黑手烂鬼，并和机器沟通，希望它同化大法，抵制邪恶。我感到机器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到那儿后机器真的一切正常，对方也觉的奇怪。

<二> 在资料点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证实法，良好的心态、正念、对法负责的态度、同修间的默契配合这些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又都来源于扎实的学法基础，源于对师对法的坚信。如果把握不好，不能站在法上，就很容易陷于常人的矛盾、争斗中影响证实法的工作。

二零零一年我地区资料点很少，资料供应的面大，要资料的量也大，我和几个同修在资料点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学法炼功跟不上，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开始的时候我和别的同修配合的还可以，那是因为那个同修心性好。后来换了个同修，我们都懂点技术，而且都有很强的妒嫉心、都执著自我，为了一点小事（真相传单的字用什么体、同修的体会选哪篇文章不选哪篇文章等等）就闹矛盾，相互争执不下，有一次还吵了起来。

在面对出现的矛盾和争执后不找自己，心里愤愤不平。

后来机器就出故障，俩人还不悟，又因修机器各执己见，实际谁也不懂修理技术，可还觉的自己比对方强。一下把瘸子修成瘫痪了，俩人都傻了。这么大的机器送维修点太危险，满屋子都是资料 and 纸，来人修也不方便，只好到外地找人来修，来说换件要三千元，我坚持不换件，把钢丝网用一块布接上，后来维修人员觉的我们的滚筒是一大奇观，可对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回想这几年在做证实法的工作中，多少搞技术工作的学员，被抓后承受不住各种考验掉下来，有的甚至走向反面。究其原因，是他们工作做的不好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做证实法的工作时，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钻研技术上了，没有把自己的提高摆进去，扎扎实实的学法，修自己，而是抱着强烈的干事心，把证实法的工作当作一种常人的工作去干了。这教训是惨痛的啊！我自己就因不重视学法、忽视修自己，在面对同修间出现的矛盾和争执中，不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一味的去找对方，形成的漏洞有的使自己受到严重干扰；有的给自己和同修带来魔难，给大法带来损失。

（二）对同修不信任和执著技术带来的魔难

前几年资料点遍地开花，没日没夜的忙，学法学学的少，做事心太强盛了。没能破除技术层面的局限，从法上清醒的认识技术，不注意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让邪恶钻了很多空子，给同修和大法都造成了损失。仅举一例。

二零零五年八月份我去单位要求恢复我的工作，没想到单位和公安局伙同一起，当天就把我绑架到劳教所，判我两年劳教。我问他们凭什么绑架我，他们后来拿了劳教票给我看，上面写着五个“转化”了的学员把我说了出来，其中四个是我教过他们电脑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们把我说了出来，有的愧疚还让我躲躲。我当时也想：自己如果没漏他们能说我？我能理解他们，我不会怪他们的。可是就是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根本的问题没解决，再做证实法工作时还形成了一种障碍，觉的自己为资料点遍地开花付出了很多，手把手的教他们（有的是连字母都不认识）还这样对待我，有时还觉的很委屈，冒出怨心来。反思这件事情，我的漏在什么地方？

<一> 我没有用正念对待同修

我潜意识中对这几个同修不很信任，总觉的他们到过关的时候能守的住心性吗？因以前有的多次被抓，多次“转化”，所以教他们电脑时，总是心有余悸。但为了当地的众生和同修能看到资料，还是积极的做了这些事情。现在我看到了我那颗不能包容同修、为私的心，原来心里一直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释怀，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潜意识中就先有怕自己受到伤害的心，而不是在做证实法工作中真正视救度众生为己任，为同修的提高和升华考虑，正念对待同修以前的过错，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漏啊！

如果所有的同修都象我这样，给他们加这样不好的念，那不就加大了那个执著，这个执著在另外空间是一个生命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给它加能量，“特别是炼功的人就更危险，一拜就逐渐的给它能量，它就形

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可是这个有形的身体是在另外空间形成的。”“在另外空间它行动自如，控制常人非常自如。”（《转法轮》）那我把他们那个执著（生命体）加大后，它就迫害同修、控制同修反过来迫害我。

<二> 执著教技术，没重视心性的提高

前几年由于技术人员欠缺，敢做资料的人很少，自己又执著技术，注重资料的质量，强调安全。没有从资料点的角度衡量欲做资料同修的心性和必备的条件，对学法和修心也没重视起来。很多资料点的同修和我相似。做资料工作时有时抱着一种干事的心，执著自我和证实自己的心，忽视学法、修自己。潜意识中把做事当作修炼。后来大家也谈学法的问题，可是很多人还是没重视起来，没有认识到在做资料工作的同时，学法和修炼就更应该重视抓紧。很多同修无意识中夸赞一些做事多的同修，认为他们很精进，这也加重了一些同修认识上的误区。一些同修没修好自己，过关时不仅自己过不去，还供出了其他同修和资料点，给大法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很多资料点出事都是因工作任务重、忽视了学法与自身的提高而造成的，做事心太强盛，所以协调人和一些同修最好不要给他们压的担子太重，使他们没有时间静心学法、发正念。我们修炼中的一切来自于法，只有大法才能开启修炼人的智慧；才能使人提高和升华。修炼人只有不断提高心性与境界，技术才能不断的提高、成熟；才能更好的证实大法；才能在出问题时归正机器中的生命，清除另外空间对应的一切因素；才能以人的形式、神的状态做证实法的工作。我们应把自己所使用的一切设备都当作我们的法器，并与它们沟通，让它们协助我们去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

（三）执著不去使众生变坏

<一> 我进大法门的目地是要从精神、家庭、身体的苦海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我的根本执著。这几年一直没意识到，这根本执著又产生出了逃避心理。由于这种逃避的心理让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了家庭破裂。

二零零二年我在洗脑班没做好，违心的写了三书，还没出来就明白了，口头声明了作废。出来后，因丈夫坚持不让我在家学法炼功，我不是用修炼人的慈悲给他讲真相、救度他，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要求他必须同意我在家学法炼功，否则我就去外地，他的条件就是你离家我就离婚。我当时想：“我要没有学法、修炼的环境我怎么修炼、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所以在今后炼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魔难。没有这些魔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魔炼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实际上这正是给我的修炼环境，因我学法不深刻认识不到，而用了人的理念去认识，认为他对我不公，就离开家到外地去了（逃避了矛盾）。就没想起来师父说的：“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转法轮》）

我离开家不久后在资料点被绑架，自身的原因是从洗脑班出来后怕